

淡淡离愁

有一种爱叫“送儿半程”

●袁家莉

秋风渐起,黄叶轻舞,又是一年开学季。家中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离愁与不舍,因为我的孩子,那个曾经依偎在我怀里咿呀学语的小家伙,如今已长成了挺拔的少年,即将踏上离家千里的求学之路。

收拾行囊的日子,家里显得格外忙碌而温馨。每一件衣物,每一本书,都被细心地打包进行李箱中,仿佛是在编织着未来的梦。孩子突然提议:“妈,我想坐火车去大学,不坐飞机也不坐高铁。”我愣了一下,随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个决定,对他而言,不仅仅是一种出行方式的选择,更是对独立生活的一次勇敢尝试,是对未知世界的一份好奇与向往。

火车站,人来人往,喧嚣中带着几分惆怅。我紧紧握着孩子的手,感受着彼此掌心的温度。列车缓缓进站,孩子肩上的背包显得格外沉重。他转身,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轻声说:“妈,我会照顾好自己的,您放心吧。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的坚定与成长的光芒。

看着他一步步走上列车,我的视线紧紧跟随,直到那熟悉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。转身离开的那一刻,泪水终于夺眶而出……不由得想起龙应台所说的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

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
随着孩子远去的背影,我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六年前。那时的我,也如儿子一般,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,远赴外地上大学。也是秋天,父亲帮我提着行李,把我送到车站,一路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,要勤奋学习,要勇敢坚强。那时的我,并不完全理解父亲话语中的深意,只觉得一贯沉默寡言的他,那天变得十分啰唆。

今天当我成为目送孩子离去的母亲时,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父亲的心情。那是一种复杂而深沉的爱,既有对孩子即将展翅高飞的骄傲,也有对孩子此后独自面对风雨的忧虑。但更多的,是信任与放手,相信孩子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,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。

放手,不是不再关心,而是换一种方式去爱。我开始通过电话、短信、视频,分享他的喜怒哀乐,成为他坚实的后盾。我渐渐懂得,孩子的成长,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行,而母亲的角色,就是在他需要时给予支持,在他飞翔时给予自由。

如今,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要翻看手机里孩子的照片,想象着他在北方的天空下,如何努力学习,如何结交朋友,如何一步步成长为更加优秀的自己……

放手,送儿半程,再由他独自去上大学。这不仅是他成长的开始,也是我作为母亲,重新定义爱与责任的旅程。

注事如风

母亲的“花样月饼”

●刘琪瑞

早年,月饼是稀罕物,农家孩子只有过团圆节才能尝上两块。那时,我家穷,过节很少买月饼,我和弟弟、妹妹都特别馋月饼。

有一年临近中秋节,母亲忽然说:“今年,俺给你们打月饼,让你们吃个够。”我们听了欢呼雀跃。

母亲从村代销店买来月饼碎屑,酥酥的油油的,散发着一股清香。我们兄妹以为她是给我们吃这些月饼皮,都有些失望。母亲笑笑说:“俺是用月饼渣当引子,借着它起酥。独门绝技,谁也学不来。”其实,她是为了省油省料。

至于月饼馅料,母亲更是独出心裁,都是自家园里采的,自家树上摘的。比如红枣、栗子、雪梨加上桂花酿;南瓜、芋头、花生掺上槐花蜜;红小豆、高粱米、豇豆、刀豆加上芝麻、冰糖。

母亲向打月饼的老把式魁爷借来月饼模子,把包好馅料的面团放进去定型,一枚枚小饼就印上了图案,嫦娥奔月、吴刚砍桂、玉兔杵药、金蟾献瑞,惟妙惟肖。母亲再把月饼放进自制烤箱烘烤,时辰正好时出箱后的月饼就像镀上了釉色,圆圆亮亮,香喷喷的。小弟小妹等不及了,伸手就要拿,母亲赶忙说:“别慌,还没等到月儿升拜月娘呢。”设了桌案,燃了香烛,摆上果品,母亲和小妹对月祭拜,许下了心愿,我们这才开始品尝月饼。

邻居三姑家买不起月饼,她家有两个丫头一个小子。母亲让我把刚做成的月饼送过去一包,三姑一家人欢欢喜喜,感激不尽。

八月十五晚上,我们围坐在小院里,桌上是几样菜,还有石榴、花生、栗子、红枣和两盘月饼,准备好好过个有月饼的中秋。



最美风景

夏日观雨

●姜震

夏天的雨总是说来就来。本来还晴朗的天空忽然就飘来大团大团的乌云,旋即就飞下了无数的雨点,干燥的水泥地和柏油路立时湿润了起来,开始弹奏起了属于雨滴的《琵琶行》。

都说夏天的天就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,夏天的雨毕竟是夏天的雨,似与人捉迷藏的仙子一般来无影去无踪。刚开始时,雨点如豆、雨声急切,噼里啪啦打在窗玻璃上,宛如机枪向着靶子连续射击,又似新年时街坊四邻燃响一声声鞭炮,白居易说“大弦嘈嘈如急雨”,这番雨景似乎可以说是“急雨如大弦嘈嘈”,听之确乎是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倏然间,雨势就小了很多,天地间变得十分安静,若不是屋顶和地面湿了个遍、屋檐上也一直有水流下来,简直不敢相信刚刚下过雨,真是“冰泉冷涩弦凝绝,凝绝不通声暂歇”。

然而到这里,雨并没有完成交响乐的终章。没安静多久,又是一阵瓢泼大雨从空中倾泻而下,雨声殷殷如雷,大有“雷鸣交织爆破动荡”之感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之后,是“银瓶乍破水浆迸,铁骑突出刀枪鸣”。有趣的是,此时的天空中,乌云已经飘远,雨滴在太阳和白云的映衬下,仿佛多了些许晶莹与透亮。

“曲终收拨当心画,四弦一声如裂帛。”终究是雨过天晴了,雨点欢快的音符逐渐减弱,连带着屋檐和地面上的积水也渐次消退。不多时,再看向窗外,夏日金黄的太阳重又在人间播撒着一缕缕光芒,片片白云在蓝天上飘飞,时而如脱兔,时而如羽翼,时而又如骏马,载着夏日的清风向着下一个目的地游去。刚才的狂风暴雨,像一场梦一样,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,来时悄无声息,去后了无踪迹,只把经历化作回忆,刻在每个亲历者的眼中和心间,就像一曲琵琶终了,只有“东船西舫悄无言,唯见江心秋月白”,晴和雨,似乎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。

不禁想起了那句著名的“雨过天青云破处,这般颜色做将来”。据说,五代十国时期,后周世宗柴荣被下属问及要将瓷器烧成何等釉色时,大笔一挥写下了这两句御批,从此成就了汝窑瓷器中“天青色”的极品。夏日雨后的天空一碧万顷,又有朵朵白云点缀,把这句形容瓷器釉色的句子搬来,用以赞叹此时的天空,似乎也是极为恰切、极为绝妙的。

人生在世几十年,无人能知晓之后会发生什么,就如这夏日的天气一般,即使上一秒晴空万里,也可能在下一秒就遭遇突如其来疾风骤雨。但是,风不会一直刮,雨不会一直下。不期而至的风雨过后,即使没有彩虹,也一定有天青色的风景。而风景之前的暴风雨,则成为脑海中的又一段记忆。

最近心血来潮,新买了一瓶茉莉花香水,白嫩的花瓣漂浮在小巧的玻璃瓶中,清幽淡雅,绿意盎然的瓶身绣满霜花般的纹理,像极了一身薄荷奶绿的旗袍。

窗外,柳梢头流动着悠悠的生机,润湿了来往行人的眼眸。天空涂抹了大块大块的苹果绿,云朵懒洋洋的,路过某一处时便小憩片刻。歇脚的云多了,渐渐挤成一团团浪花,似馥郁的奶油泡芙,裱上花边,溢出蜂蜜和柚子的甜香。枇杷膏似的阳光将松松软软的云彩焙成菠萝面包,如淋上了一层浓稠的麦芽糖,扯出一丝丝的甜。

楼下的精品店早早地开业了,橱窗内摆放了几对雪花蓝的利摩日瓷器,里面还插了几枝香槟玫瑰。渗透了海棠味的酒酿,宛若海底的红珊瑚。墙上的葱绿绸缎堆叠起金丝绒的细腻,鹅黄色的香袋拖曳着大红穗子,几颗猫眼石枕着香袋,像是坐在象牙和琉璃镶成的云彩上。空气被阳光烤得又酥又脆,犹如涂了果酱的黄油曲奇。

看着桌上的茉莉花香水,遥想以前,那无数个连午睡都成为奢望的日子里,我被囚于一张既广阔无垠又微妙如尘的课桌旁边,目光游离,周旋于无尽的习题深渊。这片忙碌的疆域中,偶尔有人会像我一样,乘着思绪的小舟,偷偷驶向遥远的白日梦,将视线投向窗外那片压抑而凝重的天空——它沉默不语,就连阳光也是颓废的,踉踉跄跄地摔倒,一地狼藉,被砸碎的每一缕光芒都是对未完成试卷的无声嘲讽。

心中那份沉重,如同雨后未能及时晾干的衣物,带着潮意,紧紧缠绕。然而,在这紧锣密鼓的倒计时中,我的思绪却忽然飘远,如同断了线的风筝,飞向一个不合时宜的疑问——那些蝉,为何迟迟未开嗓?它们是否也在酝酿一场关于告别的盛大合唱,等待在最不经意的瞬间,让整个夏天震颤?

然而,那一整个夏天,直至毕业季,我都没能听到蝉鸣。

在人生的赛道上,我如同一颗流星,于起跑的瞬间璀璨夺目,划破长空,领航在希望的前方。然而,这段征途似乎是一场漫长的梦境,随着时光缓缓下沉,我逐渐化作了一叶随波逐流的扁舟,眼看着身边的同伴风帆鼓满、破浪前行,他们的步伐,是那样坚定有力,每一次超越都似风的低语,讲述着勇者的篇章。而我,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,每一次想要奋力挣脱,却只是更深深地陷入了自我设限的泥淖。

最终,我也没实现逆袭,手忙脚乱地结束了一个波澜不惊的夏天。

“你瞧,每一册泛黄的回忆录里,夏的篇章总是由蝉的吟唱谱成序曲。”

其实,当年的那个小姑娘不过是在期盼,期盼一场缠绵悱恻又恬淡自若的夏日盛宴,渴望一段从晨曦微露至暮色四合,皆有蝉声相伴的完整章节。可是,那夏终究以一种既壮丽磅礴又宁静致远的姿态,悄然消逝于时光的尘埃里,了然无痕,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,最后无疾而终。

心灵花园

无疾而终的夏天

王珏